



普通高等教育精品规划教材

高等学校图书馆学专业系列教材

文献学概论

司马朝军 主编

LIBRARY SCIENCE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普通高等教育精品规划教材

高等学校图书馆学专业系列教材

文献学概论

► 主编 司马朝军

► 助编 柳 燕 高 远 胡 蓉 王献松

LIBRARY SCIENCE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献学概论/司马朝军主编.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11
普通高等教育精品规划教材
高等学校图书馆学专业系列教材
ISBN 978-7-307-08359-2

I. 文… II. 司… III. 文献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G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6496 号

责任编辑:詹蜜 胡国民 责任校对:刘欣 版式设计:詹锦玲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2.75 字数: 407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8359-2/G · 1855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自序

文献学目前还是以传统文献学为主体。我们提倡的是“传统功底+现代视阈”。现代文献学的理念固然重要，但光有新方法，不能处理旧材料，还是无济于事。如果轻视新方法、新材料，仅仅使用旧方法、旧材料，在学术上也难以开创新局面。如果我们对九经三传、诸子百家烂熟于心，又对传统文献学方法运用自如，再加上现代文献学的方法与现代化的研究手段，就完全有可能“较乾嘉诸老更上层楼”。

有关文献学的研究可谓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文献学教材也是层出不穷，遍地开花。大体而言，此类教材难免陈陈相因，佳者寥若晨星。本书系本人主编之文献学讲义，力求因中有创，创中有因，实事求是，推陈出新，欲对文献学教学体系的建设有所贡献。

文献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而理论性相对贫乏的学问，是一门实用之学，并非空疏之学。它强调实证，反对空谈，纸上谈兵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古人云：“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我们主张从丰富多彩的文献本身入手，而不是从空洞的文献学理论入手。换言之，从了解原典入手，而不是从贩卖“概论+通识”入手。熟悉文献学的知识谱系，选择若干种经典反复诵读，学生的人文素养就会逐步提高。

我们认为，中国文献学的宗旨是“辨章中华学术，考镜文献源流”。中国古典学还处在建设之中。文献学是古典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注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具体而言，理清书籍类别，辨析史料价值和内容，考证典籍源流，阐明学术流变，最终为古典学的研究提供坚实可靠的平台。

有人宣称：“重写中国古代学术史。”也有人宣称：“重写中国古代文献。”中国古代学术史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写法，你可以这样写，他可以那样写，倒也无妨。但中国古代文献早已存在，不容篡改，不知他们究竟如何“重写”？我们没有如此胆量，只是述古而已。怀着极大的敬畏之心，我们笨拙地将汗牛充栋的文献分为若干大类若干小类，串成一幅粗糙不成样子的

装饰品。我们不敢宣称——“这就是古代文献!”“这就是文献学!”但我们敢于班门弄斧,敢于尝试新路,敢于改变故辙。有道是:“作者皆圣贤,述者亦好古。谁解其中味,此中多甘苦。”这种甘苦能否得到同情之理解?这种尝试能否行得通?是否又会蜕变为一种新的套路?我们期待着学生的检阅与同行的鉴别。

司马朝军

2010年6月17日于观衡轩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节 文献：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	1
第二节 文献学：从传统到现代的拓展	7
第三节 文献学编纂模式的调整	15
参考文献	24
推荐书目	25

上 编 传 世 文 献

第一章 经部	29
第一节 易类	29
第二节 书类	35
第三节 诗类	41
第四节 礼类	44
第五节 春秋类	56
第六节 五经总义类	63
参考文献	65
推荐书目	65
第二章 史部	66
第一节 纪传类	66
第二节 编年类	78
第三节 纪事本末类	80
第四节 杂史类	81
第五节 诏令奏议类	84

第六节 载记类	86
第七节 史评类	88
第八节 地理类	89
参考文献	95
推荐书目	96
第三章 子部	97
第一节 儒家类	97
第二节 道家类	100
第三节 释家类	103
第四节 兵家类	103
第五节 法家类	107
第六节 杂家类	110
第七节 杂学类	116
第八节 小说家类	119
参考文献	126
推荐书目	127
第四章 集部	128
第一节 楚辞类	128
第二节 别集类	134
第三节 诗文评类	156
第四节 词曲类	160
参考文献	169
推荐书目	169
第五章 宗教部	171
第一节 儒教类	171
第二节 道教类	185
第三节 佛教类	189
第四节 其他宗教类	193
参考文献	196
推荐书目	196

第六章 技艺部	197
第一节 农家类	197
第二节 医家类	204
第三节 天文历算类	211
第四节 艺术类	216
第五节 工艺类	223
第六节 术数类	227
第七节 格致类	232
参考文献	235
推荐书目	236

第七章 工具部	237
第一节 小学类	237
第二节 目录类	242
第三节 政书类	244
第四节 职官类	247
第五节 类书类	248
第六节 丛书类	250
第七节 传记类	256
第八节 总集类	259
第九节 谱录类	262
第十节 杂纂类	268
参考文献	270
推荐书目	271

下编 出土文献

第八章 甲骨文	275
第一节 甲骨文的发现	275
第二节 甲骨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278
第三节 甲骨文献研究的代表人物	283
参考文献	289
推荐书目	290

第九章 金石文献	291
第一节 金石学源流	291
第二节 金文文献	295
第三节 石刻文献	300
第四节 金石文献研究的代表著作	303
参考文献	306
推荐书目	306
第十章 简帛文献	307
第一节 简帛文献的考古发现	307
第二节 简帛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313
第三节 简帛文献与古代学术	318
参考文献	325
推荐书目	326
第十一章 敦煌吐鲁番文献	327
第一节 敦煌古籍的整理与研究	327
第二节 吐鲁番古籍的整理与研究	347
参考文献	354
推荐书目	355
后 记	356

导 论

第一节 文献：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一、文献旧义

(一) 文献溯源

中华自古号称“礼仪之邦”，礼学是关于处理天、地、人关系的大学问。而“文献”一词，最早就是和“礼”紧密联系在一起：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也。”^①

孔子如是说：“夏代的礼，我能讲，但它的后代杞国却不能找到足以印证的史料。殷代的礼，我能讲，但它的后代宋国却不能找到足以印证的史料。这是由于书证与人证不够充足的缘故。如果证据充足，证据链完整，我就能够证明了。”由于文献出现了缺环，无法构成完整的证据链，孔子既无成籍可据，又没有老于典故者质疑问难，无征不信，所以他难以理清夏、商二代完整之礼，只剩下无可奈何的喟叹而已。孔子的这段话谈论的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问题——礼制的因革损益，它需要与《论语·为政》中的另外一段话联系起来：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亦可知也。”

^① 《论语·八佾》。

当代思想家李泽厚先生由此窥见中国历史的特征：

中国新石器时期漫长发达，战争巨大频繁，氏族体制结构完整，极具韧性，难以瓦解，乃重大特点，因之社会—政治发展虽历经父家长制、早期宗法制、体系宗法制、地域国家、专制大一统国家、门阀贵族制、世俗地主皇权制以及近代趋向的出现等等阶级，包括秦汉、魏晋、中唐、明清、近代各种重要历史转折，血缘家庭——家族作为社会细胞或支柱，却始终未变，主宰、影响了各个方面，虽“十世可知”。这才是中国历史特征或关键所在。如何了解这一特点而展望未来，实待深入研讨。因今日中国社会之最大发展即此支柱的瓦解崩溃而进入现代。^①

百世可知，告往知来，这也需要建筑在深入细致的文献研究之上。研究任何学问都需要文献足征。如果文献不足，又该如何处理呢？孔子强调阙疑。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此为孔子教子张干禄之术，亦为问学之道、治学之法。文献不足征，可谓“文献学上的无奈”，孔子对此亦无可奈何。现代学者往往不知阙疑之理，不明慎言之道，穿凿附会，强作解人，动辄“原创”，此乃现代学术之通病，早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

（二）文献解诂

什么是文献？前人有种种解释，代表性的观点有：

（1）文献即书与人。东汉郑玄将“文献”解释为文章、贤才，南宋朱熹分疏“文献”之义：“文，典籍也；献，贤也。”^② 文章典籍即通常所说的书，贤才指博学多闻、熟谙历史掌故之人。现代学者进而大胆推阐孔子的“文献”含义：

一是指历史资料，包括古代典籍、档案等；二是指熟悉历史、掌故的人。亦即是一指被固化了的“死资料”，二是指尚未被记录下来的存储在人脑中的“活资料”。从深层意义上来分析，孔子所说的“文献”着重指的是两个方面：一方面着重指的是“书面信息”，另一方面着重指的是“非书面信息”。所谓“贤”者，是我国古代对人的敬称，多指有才华的人。这时的“献”，可以理解为：人的学识以及对历史、典章制度等的记忆。“献”是“文”之魂，“献”是“文”之体。“献”，犹

① 李泽厚：《论语今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75页。

②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3页。

重于“文”。“献”的真谛，是指人类思维信息，包括知识、经验、情趣等。^①

(2) 文献即书与言。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将文献解释为：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马端临将文与献作为叙事与论事的依据：“文”是经、史、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献”是臣僚之奏疏、诸儒之评论、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在他的影响之下，关于文献的认识，便只限于一般的文字记载，不能表达为文字记载的东西，则不能称为文献。显然他已经将“文”、“献”的差别缩小了^②。

(3) 文献即文学。章太炎以“文献”释“文学”。刘永济云：“近人章氏太炎，务恢弘文域，考其论列，一切皆文。颇亦远师舍人，可谓问家至大之域矣。”^③ 谢无量据章太炎论文编为《文学各科表》^④，表内经史子集无所不包，三教九流洗牌重组，有韵无韵皆在其中，图书、表谱、簿录、算草等无句读之文亦榜上有名，章太炎心目中的“文学”已经与“文献”混同为一。换言之，他完全将“文献”与“文学”画上等号。这可能与他博大的学风有关。

(4) 文献即书与口述。启功认为：

我们由目录来看古代都有些什么书，这是文。但献呢？没法子，我有个朋友，他做录音口述的历史，这就是献。用这办法赶紧抢救这些老辈曾经经历的事迹，叙说了，用录音把它录下来，编成书，这个纯粹属于“献”的部分。对“献”有两个方面的误解，认为“献”定在“文”里头。比如故宫，有个单位现在叫档案馆，在成立之初称文献

① 倪波等：《文献学导论》，贵州科技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② 周文骏：《文献交流引论》，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③ 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

④ 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10页。

馆，其实“献”是没有了，都不过是清代的许多档案，现在把它都叫文献，这是一个方面。清朝湖南人李桓编《耆献类征》，耆是老人，献是贤人，意即老年的贤人分类的传记，一沓沓，多得很。这是清人传记的集，没个完。后来清中期钱仪吉编《碑传集》、《碑传集补》、《碑传续集》，现在还有人编碑铭集、墓志传，又出现了名人词典，等等，都是献。说是献，事实还是文。真正口述才是献的实际材料。现在人多不了解“献”的含义。这样的东西外国有，如《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在美国用口述自传，他是用英文说的，唐德刚把它变成汉语写下来。当时这样的名人口述很多很多。古代的文献，文是文字记载，献是贤人，是活着的人记忆里的古代的事情或他当时经过的事情。所以文和献并称，它的含义就宽得厉害，我们要研究，姑且把它合起来并称。^①

按：李桓编《国朝耆献类征》720卷，辑录清太祖努尔哈赤天命元年至清宣宗道光三十年230年间1万多人的传记资料，分19类。“真正口述才是献的实际材料”，这种解释较前人更为准确。口述史学在国外比较盛行。近年来，口述史学被输入到国内，也流行开来了。

(5) 文献即文字材料与活材料。李泽厚《论语今读》将“文献不足故也”解释为“因为他们的文字材料和活材料太不充分了”，并加以引申发挥：“孔子讲的古礼，都无法印证。自我作古，原意难寻，中国早有此解释学传统。君不见，中国传统正是通过不断的注、疏、解、说而一再更新么？董仲舒、朱熹、王阳明以及其他许多大儒小儒，不都是这样做的么？他们不必另张旗号，别作他说，‘不破不立’，而完全可以拭旧如新，推陈出新，这也就是‘创造性的转换’；至今似仍可以作为中国式的某种前进道路。”^②强调文字材料与活材料的相互印证，可谓妙解。董仲舒、朱熹、王阳明以及其他许多大儒小儒，在解释原典时同样会面对“文献不足征”的困境。汉儒规规焉，我注六经，不敢越雷池半步；宋儒往往六经注我，师心自用，偷梁换柱，贩运私货，美其名曰：“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

总之，“文”的本义为文身，“献”的本义为祭品，它们的引申如下：

文：文身——文字——典籍……书证——书面材料——文字材料
 献：祭品——奉献——贤人……人证——口述历史——活材料

① 启功：《启功讲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112页。

② 李泽厚：《论语今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86页。

自魏晋至隋、唐五代，史籍中除了封谥之号屡用“文献”字样外，少有关于“文献”的语汇遗存。《宋史》中多有“文献”与“文献之家”的记载，元明时代也有类似记载。通过清代史籍已经可以看到，当时“文献”已经成为通用语汇。^①《汉语大词典》立了“文献”与“文献之家”两个词目：

文献：有关典章制度的文字资料和多闻熟悉掌故的人。后专指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

文献之家：指博学多闻、熟悉典章掌故的人。^②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最初的“文献”一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文献”与“文献之家”两个词，大约从金元之际开始裂变为“文献”与“文献之家”两个词，“文献之家”的古义逐渐淡化，甚至消逝。此际，对于博学多闻、熟悉典章掌故的人往往赠以“文献”的谥号，其实可以看作是“文献之家”的缩称。有人轻率对此旧注提出质疑：“窃以为‘文献’这个词组，当解着上献的书籍文章，不包含有贤人的意思。”^③有人竟然否定“献”有“贤”之古训，断定孔子的文献就是泛指一切图书档案资料^④。不明训诂，不足为训。

二、文献新义

文献新义较多，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它是指有历史价值的图书和文物资料。《辞海》、《辞源》皆持此说。有人对此持反对意见：“文物属于考古学的研究范围，不应该把它包括在文献的范围之内。”^⑤

(2) 为了把人类知识传播开来和继承下去，人们用文字、图形、符号、声频和视频等手段将其记录下来：或写在纸上，或晒在蓝图上，或摄制在感光片上，或录制在唱片上，或存储在磁盘上。这种附着在各种载体上的记

① 王子今：《20世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②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版，第6册，第1546页。

③ 邵胜定：《说文献》，《文献》1985年第4期。

④ 朱建亮：《文献信息学引论》，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4-36页。

⑤ 张玉勤、赵玉钟：《实用文献学》，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录,统称为文献。^①

(3) 文献: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②

(4) 文献是记录信息与知识的一切人工附载体。^③

(5) 文献是记录有信息、可作为存储、利用或传递过程中一个单元处理的人工固态附载体。^④

(6) 文献 (document, literature): 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由 4 个要素组成: ①所记录的知识和信息,即文献的内容。②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符号,文献中的知识和信息是借助于文字、图表、声音、图像等记录下来并为人们所感知的。③用于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物质载体,如竹简、纸张、胶卷、胶片等,它是文献的外在形式。④记录的方式和手段,如铸刻、书写、印刷、复制、录音、录像等,它们是知识、信息与载体的联系方式。^⑤

综上所述,前一种说法否定“献”有“贤”之古训,在扬弃古义的基础上开始与西文对接,涵化西学;后五种站在西学的立场上,突出了文献的要素,大致可以归纳为“文献三要素”:

(1) 物质载体。这是文献的外在形式。在世界是不同区域和时代,人们使用过不同的文献载体。如古埃及的纸草文献、古代两河流域的泥板文献、欧洲的洋皮文献,我国古代的甲骨文献、金文文献、石刻文献、简帛文献等。印刷术发明以后,纸质文献在全世界广泛使用。人类进入电子信息时代之后,电子文献迅速席卷全球,“无纸化”的呼声日益高涨。

(2) 知识信息。这是文献的内容。

(3) 相应符号。它是连接文献的内容与形式的桥梁。

至于记录的方式和手段,如铸刻、书写、印刷、复制、录音、录像等,并不是文献的要素,它们与其说是“知识、信息与载体的联系方式”,不如说是人类通过如此方式烙上文化的印记。

三、“文献”厘定

“文献”是如何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的?这只有从历史文化语义学

① 李纪有等:《图书馆专业基本科目名词解释》,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3 页。

② 《文献著录总则》GB3792.1-83。

③ 倪波等:《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6 页。

④ 倪波等:《文献学导论》,贵州科技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 页。

⑤ 周文骏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情报学档案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65 页。

角度才能说明。“文献”既是一个古老的旧词，也是近代西学输入后传进来的一个新词。汉语“文献”在英语中大致对应的就有多重表述方式^①：

literature，来源于拉丁文 *litterature*，多指科技文献，后来泛指“文献”，此外还有文学（作品）、文艺、著作等义。此词大约出现在 1375 年。

document，来源于拉丁文 *documentum*。至迟出现于 1450 年，最早作为“教育”名词使用，后来作为“文献”使用，现在除了“文献”外，还有公文、文件、文档、档案等义。

bibliography，可作为书目、书目提要、文献来理解，亦可作目录学、文献学理解。源于希腊文 “*bib₁lovpaφia*”，最初意即“书（*bib₁lov*）的抄写（*tyφau*）”。印刷术发明以后，*bibliography* 又逐渐被解释为“书的记录”。1761 年以后，又被解释为“目录学”。

我们推测，可能是日本人借用此一来自汉字的古词“文献”，沿袭并引申其固有含义，以对应西洋词 *document*、*literature*、*bibliography*，成为现代通用的“文献”一词。当然，这一具体过程还有待进一步证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文献”关键词的确立，可以说是在古今演绎、中外对接的语用过程中实现的。^②

第二节 文献学：从传统到现代的拓展

“文献”的新旧二义，决定了“文献学”从传统到现代的基本走向。

一、文献学之成见

何谓文献学？目前主要有以下六种观点：

第一，文献学即古文献学。当代卓越的古文献学家孙钦善先生认为：

古文献学以研究古代文献典籍的形式内容和整理它的各个环节为骨架，构筑了所需要的古代语言文字、古籍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古代历史文化等有关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③

① 倪波等：《文献学导论》，贵州科技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1 页。

② 关于历史文化语义学，可参考冯天瑜先生主编的《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③ 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 页。

古文献学是关于古文献阅读、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学问。中国浩如烟海的古文献是中国古代文化的载体，其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特点决定了古文献学是个交叉、综合的学科。古文献就形式而言，包括语言文字和文本形态，涉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和古籍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编纂学等（其中目录、辑佚、辨伪学又与内容有关）。就内容而言，分具体和抽象两个方面，具体方面包括人物、史事、年代、名物、典制、天文、地理、历算、乐律等，涉及自然和社会、时间和空间诸多方面的实在内容；抽象方面主要指思想内容，需要紧密结合语言文字和具体内容由浅入深地剖析探求。按学术性质来分，古文献学又分考据学和义理学，有关形式方面的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诸学以及有关内容的考实之学均属考据学，有关思想内容的剖析探求属于义理学。^①

孙先生独抱文献究终始，撰写了《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中国古文献学概论》、《中国古典文献学文选》等书，建立了一个古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体系。平心而论，其纵向发掘之功甚伟，而横向综括之力稍显不足。“古文献学=考据学+义理学”的公式颇为新颖，但考据、义理之争至今未能停止，换言之，汉宋之争还在进行之中。笔者认为，义理学建筑在文献基础之上，但并不依附在文献学之上，它早已独立门户，最好不要将其拉进文献学的体系之中。有关思想内容的剖析探求之学与古文献学早已分道扬镳。在某种程度上，“古文献学=考据学”倒是可以成立的。有人质疑考据学的合法性，认为考据只是一种方法与手段，是古文献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与手段。古文献学是一门实证性的学问，讲到底，它就是搞考证。考文征献，信而有征。胡适形象生动地总结出考据学的口头禅——“拿证据来！”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诸学以及有关内容的考实之学无不强调证据，而义理学是不必拿证据的。只要言之成理，不必持之有故，过度诠释也是可以的。

第二，文献学即广义的史学。近代文化巨匠梁启超认为：“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②将文献学等同于广义的史学，将文献学的领域推至最大，因为广义的史学范围至广，可谓无所不包。显而易见，梁启超没有给文献学划定明确的界限。

^① 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